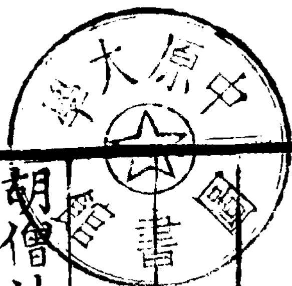
梁書

二





列傳第四十　梁書四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崱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字頵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

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謿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爲鎮西録事參軍矦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矦景寇荆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

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揚浦景遣其將任約卒銳卒五千據白壞邀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己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荆州承聖二年進

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冦至以僧祐爲都督　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内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

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
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
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
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
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
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
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
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
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

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饑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遵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閒道襲陷郢州軍中兇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荆州世

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贓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

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
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内附
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王楊紹
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削即懷寶第七子
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
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荆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
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荆州世祖以與
之有舊密邀之削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
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

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户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黃來攻數十日不尅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户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横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瑱從嶺後横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瑱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户是月齊將邢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瑱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

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土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崱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　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崱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崱等圍之後納等降崱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即破平之於是旋鎮遘疾卒詔曰崱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

源寔聞淸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蒯兄弟九人兄嵩岑從岌嶷巘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横之術太淸中與蒯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遂走保其兄巘於南陽巘時爲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巘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寛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嶷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荆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戸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

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
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
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龕蒯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
與諸父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郎
州刺史盧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
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
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
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遁遷太

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龕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龕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

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龕僧辯之壻也爲吳興太守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爲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蒨於長城反爲蒨所敗霸先乃

遣將周文育討龕龕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龕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

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沒

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顯少知名釋初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搴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勳庸顯著卒爲中興功臣義哉

列傳第四十　　梁書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梁書四十七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孝行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烱

庾沙彌

江紑

劉霽

褚脩

謝藺

經云夫孝德之夲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

先敷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産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

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絶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為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

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晋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絶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獸所搏女號叫挐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絶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

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儁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儁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儁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

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朞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今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兹風教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禄不及養怛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大保朂九世孫祖瓊
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
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
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
至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
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
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
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
全旣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

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秃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體枯顇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顇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

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鎭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

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

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翂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翂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

畏亦相聽許翂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
憚顧諸弟稚蒻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
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
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翂至心有在不可
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矦無罪行
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
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對曰凡鯤
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齏粉但囚父

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
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翂初見囚
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
令著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罪之囚
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
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
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翂曰異哉
王尹何量翂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
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

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恱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君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𤥭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𤥭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彦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慼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

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瓅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

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呂人也祖元眞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諮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

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飱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

十五從兄伷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㶷白晳
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
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㶷常慕恬退不樂
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
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
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
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
内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
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

絶聲枕由藉地腰虛脚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穎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内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輙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輙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

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
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
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
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
淛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没沙彌抱柩號哭俄而
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
陽郡　累遷寧遠録事參軍轉司馬出為
長城令卒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禄大夫紑

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緜侍疾將朞月衣不
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
說之莫能解者緜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
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
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
爲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
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
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
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

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綝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綝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部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歊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　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

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靍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靍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靍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靍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

士傳敲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毁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絶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毁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

父經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

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還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

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烱江紑謝藺者亦二子之志歟

列傳第四十一　　梁書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

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

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醻奬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十數月閒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

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民在敎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斆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

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兹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叅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

美風采帝恒以方嵆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承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

坐於聽事有賔客輒外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晌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

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鎭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

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
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
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范縝字子眞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注六
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
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
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
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
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

經術尤精三禮性骨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經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

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
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
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
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弃在家縝自迎王師志
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
以矯時去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縝在
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
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
貴何得有賤縝荅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

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
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
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
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
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
也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
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
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
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

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荅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
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
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
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
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
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
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
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
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

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
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
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
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
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
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
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

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

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荅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荅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荅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荅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荅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

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荅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荅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荅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荅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荅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尚

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景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皡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

定分毎絶常區非惟道華羣生乃亦形超萬有

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去聖人之形必異

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

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

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

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

器不一可也貝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

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

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

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
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
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
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
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怪茫茫
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
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
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

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僉凶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

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

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縝在南累年追還京旣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

騎常侍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
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
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
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爲
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
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
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
散騎常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
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

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
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
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
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
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廪俸
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
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隂德雖在闇室未甞怠也
少甞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荅載
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

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栅塘行見患人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弃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

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
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
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
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
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
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
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
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
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

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

學以華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華性至孝常恨貪禄代耕不及養在荆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温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

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
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
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
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
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
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
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
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
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

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
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
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
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
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illegible]子宜
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
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
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
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

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
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
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
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己
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
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
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
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
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

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

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内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

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

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
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
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毋没爲父
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累遷王
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壽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
内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
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寃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
公壼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

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

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
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
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
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
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
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
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
以荅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
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

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出為長沙内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為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

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
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
績太清亂卒於家子儆立頗涉文學官至太學
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
也諶没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
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
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
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

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
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淸雅不類北
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貟外散
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
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
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驎士門下積年晝
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驎
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

禮初為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
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
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
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
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
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
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
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
弟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

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絶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袪補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

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絶毎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袪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

受敕撰粱官啓子袪爲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　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袪檢閲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袪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袪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

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

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偘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厚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佟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儆倖不遂甚忘宜哉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梁書四十九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

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
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
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
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
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
以文采妙絶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
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
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
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彦之宋將軍
父撝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撝於屏風
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
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隷美風神容止可悦齊
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
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
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
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
祖讌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二

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
齊官至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
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
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
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
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後爲殿中郎遷車騎
録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
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
祚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

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愃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

常泣時世叔父悛繪等竝顯貴范母謂其畏憚怒之范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歔欷母亦慟甚初范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没悉瘞焉范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

公事免父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
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
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
率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
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
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
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
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

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
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
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
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
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
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
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
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

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荆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遥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别

駕遷驃騎録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黄門侍郎舍人中正並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荆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

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鎭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荆州大中正累遷中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

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
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
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
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
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
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
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
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
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

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
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
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
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
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
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
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爲
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
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

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白雪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屨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摧辯兹清濁使如涇渭論兹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

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竝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

竝位吊尉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
室昭㓜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
文外兄江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
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爲宣惠
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
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
以注范曄書世稱愽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
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㓜童傳十卷文集十卷
子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

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綰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録事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

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
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
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
與遊宴及還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爲安西安成
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
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
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竝見重
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

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為詩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

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祿力

絶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府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

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
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
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
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
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
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
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
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

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
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
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敎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
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
景純用儁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
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

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
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
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
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
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
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
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
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
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

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

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

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
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
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弃於高聽無涉於
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甞不
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並汎朱
紫相奪諠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
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
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
賔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

推之殆同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

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

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玊者連肩握珠

者踵武固以眖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肾中諒

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别嶸之今録庶周遊於閭

里均之於談笑耳一頃之卒官屼字長岳官至府

參軍建康平著長史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

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亦預焉兄弟

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
高祖凝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
孰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
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
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
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朏爲吳興太守唯與
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
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
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

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儛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為賦高祖以興嗣為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為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

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為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吴均字叔庠吴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

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
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
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
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
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
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
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
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
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

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爲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並有文集